联合国 S/PV.5969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三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五九六九次会议

2008年8月28日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格罗斯先生	(比利时)
成员:	布基纳法索	蒂恩德雷贝奥果先生
	中国	腊翊凡先生
	哥斯达黎加	乌尔维纳先生
	克罗地亚	尤里察先生
	法国	拉克鲁瓦先生
	印度尼西亚	纳塔莱加瓦先生
	意大利	泰尔齐·迪圣阿加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埃塔利先生
	巴拿马	苏埃斯库姆先生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南非	库马洛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索沃斯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夫先生
	越南	黎良明先生

议程项目

格鲁吉亚局势

08-49296 (C)



下午 3 时 1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格鲁吉亚局势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格鲁吉亚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审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位代表参加对该项目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阿拉萨尼亚先生（格鲁吉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政治事务部代理主管、美洲和欧洲司司长伊丽莎白·什佩哈尔女士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维持和平行动部代理主管、亚洲和中东司司长沃尔夫冈·魏斯布罗德-韦伯先生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法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应文件 S/2008/587 号所载 2008 年 8 月 22 日格鲁吉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提出的要求而举行会议的。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政治事务部代理主管、美洲和欧洲司司长伊丽莎白·斯派哈尔女士以及亚洲和中东司司长和维持和平行动部代理主管、亚洲和中东司司长韦斯布罗德-韦伯先生的通报。

现在我请什佩哈尔女士发言。

什佩哈尔女士（以英语发言）：自副秘书长帕斯科于 8 月 21 日，向安理会通报格鲁吉亚局势发展以来，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于 8 月 26 日签署了关于俄罗斯联邦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为独立国家的总统令。

关于当地的局势，昨天，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报告称，俄罗斯军队在哥里镇北部仍设有 18 个检查站。根据媒体报道，格鲁吉亚的其他地区例如港口小镇波季附近，仍然设有一些俄罗斯检查站。

8 月 25 日和 26 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几名军事观察员对南奥塞梯东部边缘地区开展了四次巡逻。欧安组织特派团报告称，8 月 26 日，南奥塞梯和格鲁吉亚双方的代表在阿卡哥里附近举行了会晤。在这次会晤之后，据称格鲁吉亚警察部队从位于南奥塞梯边境内的村庄 Mosabruni 撤离。欧安组织观察员获悉，阿卡哥里的安全局势稳定，但是很紧张。估计有 80％到 90％的小镇居民据说已离开当地。

关于人道主义局势，来自联合国的报告称，自发和有组织的回返仍在发生，而在哥里镇北部的村庄则出现了新的流离失所现象。联合国格鲁吉亚驻地协调员昨天就各种人道主义努力提出报告称，格鲁吉亚政府一直在促进来自第比利斯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哥里镇及其周边地区，包括确定了 18 所幼儿园作为那些在哥里镇没有住房的人的安置地。8 月 26 日，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帮助下，在哥里镇的边陲搭建了最多可以容纳 400 名新的流离失所者的帐篷。

难民专员办事处对有关新的被迫流离失所事件的报告表示关切。这些流离失所是由南奥塞梯边境线附近哥里北部的民兵劫掠造成的。最新的报告指出，另有来自南奥塞梯格鲁吉亚族裔居住地区的约 1 000 名平民在哥里寻求难民保护。到达哥里的新的流离失所者表示，他们遭到了恐吓、人身暴力和抢劫。

同样令人关切的是人道主义组织无法进入的哥里北部的村庄及其周边地区。截至昨天，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仍然是唯一能够进入南奥塞梯的国际组织。因此，关于这些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的报告仍然很少。

现在有商业运输者可用于在波季和第比利斯之间进行货物运输。然而，据报告称，出于不安全因素的担心，除非是联合国运输队的一部分，这些运输者不愿意前往哥里北部及其周边地区。现已提醒各人道主义伙伴注意与集束炸弹副弹和遗弃弹药相关的安全威胁。截至昨天，世界粮食计划署为 137 100 人提供了粮食援助。昨天，向 12 6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和位于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当地居民提供了食物。

来自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消息称，截至 8 月 27 日，专门为 8 月 20 日发布的紧急呼吁中的项目捐助或承诺的资金共计 980 万美元，另外还有 1 410 万美元未承付认捐款。

主席（以法语发言）：现在我请韦斯布罗德-韦伯先生发言。

韦斯布罗德-韦伯先生（以英语发言）：按照要求，我谨就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地区及其附近的局势发展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最新情况。

自上一次通报以来，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观察到，俄罗斯军队军事辎重大规模地从停火线格鲁吉亚一侧转移到了阿布哈兹控制地区。8 月 23 日，联格观察团注意到约有 220 辆车，包括装甲运兵车和卡车，以及牵引火炮，穿过停火线向北移动。根据联格观察团报告称，只有少数不属于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指挥下的俄罗斯军队仍然留在停火线的格鲁吉亚方。

8 月 22 日，俄罗斯军官称，驻扎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区的独立国家联合体集体维持和平部队总兵力为 2 142 人。他们还宣布，计划在冲突地区再设立 18 个检查站，其中一个设在科多里河谷上游。自那时起，联格观察团注意到独联体集体维持和平部队从停火线向武器限制区东部周边地区积极部署检查站，而该地区正好是冲突区与格鲁吉亚本土交界的地带。

总体而言，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地区和附近的局势仍然十分紧张。阿布哈兹军队继续对位于因古里河北部的甘木克悟里和 Kourcha 地区实施管制，它们属于停火线格鲁吉亚一侧。阿布哈兹方称，格鲁吉亚武装分子在其停火线一方积极活动。还有报告称，在加利地区埋设了地雷。在这一点上，联格观察团无法对这些说法进行核实，这主要是由于联格观察团至今为止都不能获得适当的安全保障，以使其恢复对加利地带的正常巡逻。因此，对该地带的巡逻仍然被限制在主路的交叉口 M27。联格观察团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恢复正常的巡逻。

在格鲁吉亚一侧，联格观察团获悉，俄罗斯军队已经撤离了位于塞纳基的军事基地，格鲁吉亚警方正在对该地区进行排雷。联格观察团已经恢复了在祖格迪迪地带的正常巡逻。

关于科多里河谷在我们的上一次通报中，各位被告知联格观察团计划在那里展开一次巡逻。迄今为止，由于缺少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该巡逻仍然没有进行。

主席（以法语发言）：现在我请格鲁吉亚代表发言。

阿拉萨尼亚先生（格鲁吉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对举行这次会议表示感谢。我还要感谢政治事务部和维持和平行动部的代表所作的通报。

俄罗斯联邦对格鲁吉亚的两个省份，即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采取了非法的单方面行动。对此，我被迫向安全理事会主席提出请求。8 月 26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先生发表声明，表示承认在俄罗斯军队所占领的领土上建立的所谓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共和国。通过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俄罗斯联邦正在违反并已经违反了载于《联合国宪章》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所载人民自决权、不干涉别国内政以及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等原则，这些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俄罗斯的行为有违于联合国为确保其会员国的独立和完整而全力捍卫的原则和价值。俄罗斯联邦正

式承认格鲁吉亚分离地区独立的决定违反了基本规范，也不符合国际法关于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

俄罗斯的行为直接违背了安全理事会就格鲁吉亚问题通过的所有决议，况且俄罗斯作为安理会成员国，还曾不断重申所有会员国都支持格鲁吉亚在国际承认的格鲁吉亚边界内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单方面宣告独立和加以承认的行为不符合《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规定，其中清楚载明边界不可侵犯和国家领土完整的原则，并且只允许按照国际法，以和平手段并通过协议的方式，才能对国家边界做出变更。

归根结底，这些行为，基于其单边的性质，明显是非法和不恰当的。任何国家、任何国际法的主体、国际关系中任何负责任的行为体都应在面对俄罗斯的压力时表现勇气。他们毫无疑问地会受到这样的压力。国际社会已经谴责并将继续强烈谴责俄罗斯的作为，我们感谢各国一致的支持，并且我们认为俄罗斯方面应该已经得到这种强烈的信息。否则就意味着世界各地外国唆使的团体都可以利用暴力和族裔清洗的办法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并取得独立。

我确信俄罗斯方面在军事攻击和入侵一个主权国家之后，还将故作姿态，诉诸我所提到的被各国普遍接受的相同原则和规范。但是，我们一向习惯俄罗斯联邦自说自话。尽管如此，我希望安理会关注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了今天的局面。

在脱离苏联的殖民制度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所有参加 1991 年 3 月 31 日全民投票的格鲁吉亚各族人民投票赞成根据 1918 年 5 月 26 日的《独立法》恢复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和独立。这体现了人民自由表达的希望生活在一个独立国家的愿望。国际社会——顺便提一下，其中也包括俄罗斯联邦——确认全民投票代表民意，承认了格鲁吉亚的独立。全国有 90%以上的人参加了全民投票，其中 99%的人投票赞成格鲁吉亚独立。

因此，在这一点上，俄罗斯联邦指称格鲁吉亚的国际法律地位没有顾及阿布哈兹和奥塞梯两地人民的意愿是毫无根据的。1991 年的全民投票是在格鲁吉亚全国各地举行，其中包括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地，这表示居住在该地的少数民族也参加了全民投票。一片土地的命运只能由居住在该地的人民来决定；居住在自治的阿布哈兹共和国的居民不仅包括在族裔清洗中幸存而现在仍然生活在阿布哈兹境内的人，还包括所有境内流离失所者和成为残酷的族裔清洗和迫害对象的难民。1994 年、1996 年和 1998 年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议都确认了该地的族裔清洗。1996 年 11 月 28 日举行的全民投票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来自阿布哈兹境内的流离失所者——99％—— 一致支持在恢复领土完整后对领土地位的决定。

近二十年前俄罗斯联邦就煽动这些冲突，它从一开始就主导着格鲁吉亚这两个分离地区的维和进程和谈判进程。俄罗斯联邦通过它的参与，务使这些谈判不会达成任何切实成果，也不使这些谈判可能取得任何进展。格鲁吉亚方面已经多次警告国际社会俄罗斯的真实意图。

俄罗斯联邦终于能从格鲁吉亚独立之后就开始的长期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了。俄罗斯已经清楚地把自己定为格鲁吉亚冲突的当事一方。我们正在目睹俄罗斯联邦领土扩张政策的结果。这种扩张是以牺牲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为代价，完全无视国际法的规定并且不顾格鲁吉亚成千上万人民的生活和愿望。俄罗斯还在向前推进，正在改变 1991 年后的边界，这将对更大的区域造成不可预测的影响。然而，按照俄罗斯的理解，大部分边界都有争议，而现在正受到争议。

成千上万各族人民正在遭受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之后产生的人道主义灾难的苦难。现在，由于俄罗斯联邦及其民兵组织最近进行的军事行为，茨欣瓦利地区出现了同样的局面，超过 150 000 人已经成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绝大部分这些格鲁吉亚公民都正在经受着难以忍受的苦难，失去了基本的人权和自由。他们有家不能回，被迫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那些留下来的人始终生活在安全没有保障和贫穷的

恐惧之中，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可能仅仅因为要作格鲁吉亚人，就可能遭到处决。

我们不断从这两个分离主义政权那里听说，他们不会让格鲁吉亚裔的人返回家园。这两个政权的夸夸之词都是由他们的军事团伙执行的，不断地破坏属于格鲁吉亚族裔的房屋和财产。这些行动是有系统地从茨欣瓦利地区清洗格鲁吉亚族裔的计划的一部分，之前在阿布哈兹也曾是如此。

俄罗斯联邦承认分离主义政权就是毫无隐晦地公开支持分离主义份子的叛乱，而他们就是直接犯下族裔清洗滔天大罪的罪犯。我想提醒安理会成员，在残酷和暴力的驱逐之后，在这些地区将再也看不到格鲁吉亚人。

应当对这些行为负责的人——这些领土自封的统治者——在克里姆林宫的走廊里受到大家欢迎，还在俄罗斯立法机构的议事厅里得到叫好和掌声。这使我们看到了新的现实；俄罗斯联邦利用维持和平为掩饰，占据主权独立的国家格鲁吉亚，并把格鲁吉亚裔的公民从分离地区彻底清洗出去。与之前一样，对那些留在这些地区的少数平民都发给了俄罗斯护照，这违反了国际法律和规范，是对保护国民权原则的嘲讽。

我们向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提出要求，敦促你们立即采取行动，设法了解当地的人道主义状况，和进一步缓解生活在这两个地区的人由侵略带来的苦难，并使联合国和其他组织尽量参与这一进程。所有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暴行的指控，都需经过适当和可信的人权机构的核实并加以解决。各方都已表示愿意帮助减轻战争对那些受害最深的人的影响，但是，俄罗斯联邦却直接阻挡人道主义援助的交付和取得。

俄罗斯联邦无视其在欧洲联盟主席国法国调停下，特别是在萨科齐总统个人努力下同意接受的停火六原则中的各项承诺。俄罗斯没有恪守该原则中关于撤出其军队的条款，秘书处的通报今天也明确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俄罗斯也事先为自己确定国际会谈的结果，而国际会谈本来是为了促进议定的和平协定所要求的持久安全与稳定。俄罗斯继续占领格鲁吉亚的领土，势必给格鲁吉亚的稳定与经济造成了最大程度的破坏。

对格鲁吉亚而言，我们正在遵守停火协定，并充分致力于此项工作。我们要求冲突的另一方也能如此。俄罗斯联邦必须将其军队从格鲁吉亚领土撤至冲突前的驻扎点。

格鲁吉亚的国际公认边界不容置疑，应充分尊重其领土完整和主权，同时格鲁吉亚也随时准备通过直接对话和公正的国际调停，来满足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和奥塞梯居民的任何合理的安全关切。

最后，我要阐明以下观点。首先，俄罗斯联邦采取的这一举措没有任何国际法律影响；它未影响到格鲁吉亚的国际公认边界，也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国际社会对格鲁吉亚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的立场。然而，这一无法接受的无理承认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本已棘手的局势。

俄罗斯的自毁行为与现代国家赖以存在的领土完整原则本身相悖。当今世界绝不允许试图重新划分维持我们当前国际秩序的边界。目前，我们正在处理因俄罗斯对我国的领土野心而导致的一场俄罗斯-格鲁吉亚冲突，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目前的局势、最近的战争以及常识都表明，除非国际社会进行对抗，否则，俄罗斯的政策将最终在其他地方强力推行军事对峙。鉴于该区域，特别是格鲁吉亚最近的政治和经济进程，这一惨淡的前景将更为不幸。

格鲁吉亚已被入侵和占领，但我国不会被征服。我们将修复被毁的基础设施。我们还将重建经济，巩固民主，并象我们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那样尽力寻求办法，促进格鲁吉亚人、奥塞梯人、以及我们这个古老国家多民族社会的其他成员之间的和平共处。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发言。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联合国秘书处代表所作的通报。我认为，其通报令人信服地证实，尽管各种问题仍在持续——并且诸多问题是由于格鲁吉亚最近在南奥塞梯的军事越轨行为所致——但局势已逐渐趋于正常，并且越来越多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已积极参与这一进程。

顺便要指出的是，诸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已对冲突地区进行了访问，并且实际上所有人均高度评价了俄罗斯联邦在纠正格鲁吉亚侵犯南奥塞梯而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现在，我要感谢格鲁吉亚常驻代表提出今天举行此次会议的倡议，因为这使我有机会在这个会议厅里向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作这次发言，并且由于格鲁吉亚常驻代表要求公开举行此次会议，我也可以向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宣读俄罗斯联邦总统于今年 8 月 26 日签署的两项法令。

> “关于承认阿布哈兹共和国的法令：
>
> “第一，鉴于阿布哈兹人民表达的自由意志，承认阿布哈兹共和国为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
>
> “第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将与阿布哈兹方面就建立外交关系和拟定相关文件的协定举行谈判；
>
> “第三，授权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在相关联邦机构和执行当局的参与下，与阿布哈兹方面就拟定一项友好、合作与互助条约草案进行谈判，并按适当顺序提交这些文件供签署；
>
> “第四，根据阿布哈兹共和国总统向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提出的请求，在缔结本法令第三段所述的条约前，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在阿布哈兹共和国领土上履行维持和平的职能。”

第二项法令的案文如下：

> “关于承认南奥塞梯共和国的法令：
>
> “第一，鉴于南奥塞梯人民表达的自由意志，承认南奥塞梯共和国为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
>
> “第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将与南奥塞梯方面就建立外交关系和拟定相关文件的协定举行谈判；
>
> “第三，授权俄罗斯外交部长在相关联邦机构和执行当局的参与下，与南奥塞梯方面就拟定一项友好、合作与互助条约草案进行谈判，并按适当顺序提交这些文件供签署；
>
> “第四，根据南奥塞梯共和国总统向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提出的请求，在缔结本法令第三段所述的条约前，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在南奥塞梯共和国领土上履行维持和平的职能。”

这就是梅德韦杰夫总统今年 8 月 26 日签署的两项法令的内容。

没有阿布哈兹及南奥塞梯代表的参与，安全理事会今天举行的会议便无法具有充分的效力。若不了解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人民的愿望，就不可能客观认识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坚信，安全理事会成员很快将能听到它们阐述其立场。

俄罗斯已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并意识到自己有责任确保两国的兄弟般人民在面临第比利斯侵略性沙文政策时得以生存。该政策的依据是 1989 年时任格鲁吉亚总统的加姆萨胡尔季阿先生宣称的口号：“格鲁吉亚是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他于 1992 年试图推行这一口号，废除格鲁吉亚领土上的各实体，并派遣格鲁吉亚军队袭击苏呼米和茨欣瓦利，以通过武力加强已确立的非法统治。

当时，便已经常在南奥塞梯进行种族灭绝活动，并且奥塞梯人面临了毁灭和大规模被驱逐出境的迫害。由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人民无私地开展各项行动，以及俄罗斯作出了种种努力，才得以终结这一流血事件，才得以缔结停火协定，并确立了维持和平和全盘考虑解决方案的各种机制。1992 年和 1994 年分别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组建了维持和平部队，并建立了各种机构，以便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促进其增强信心，并推动一项落实社会和经济复苏目标并解决政

治地位问题的办法。这些措施得到联合国组织和欧洲安全与合作（欧安组织）的支持，这两个组织参与了有关机制的工作，并派出观察员前往冲突地区。维持和平与谈判机制错综复杂，但成功地开展了运作，帮助各方缩小了立场差距，达成具体协议。

然而，2003 年底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通过革命的手段在格鲁吉亚夺权上台，并立即开始威胁要以武力解决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使当时确实存在的和平前景破灭。2004 年 5 月，格鲁吉亚内政部特种部队和内政部队进入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区。8 月，茨欣瓦利遭到炮击，以及占领企图。

经过俄罗斯的积极调解，格鲁吉亚总理祖拉布·日瓦尼亚先生和南奥塞梯领导人爱德华·科科伊季签署了一项停火协议。2004 年 11 月，又签署了一项有关分阶段实现关系正常化办法的文件。在日瓦尼亚于 2005 年 2 月，神秘死亡之后，萨卡什维利断然否认所有协议。这就决定了他对阿布哈兹问题解决方案的态度，后者的基础是 1994 年 5 月 14 日在莫斯科签署的有关停火和部队隔离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区部署了集体维和部队。此外，还设立了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以及格鲁吉亚问题秘书长之友小组。

2006 年，萨卡什维利违反各项协议和联合国决定，派一支格鲁吉亚军事特遣队进入科多里河谷上游，使解决过程在机制方面取得的进展遭到破坏，其中包括普京总统和谢瓦尔德纳泽总统 2003 年 3 月达成的有关共同努力遣返难民和开通索契和第比利斯两地之间铁路联系的协议的执行工作。

萨卡什维利继续公开藐视格鲁吉亚在联合国和欧安组织框架内作出的各项承诺和协议，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设立一个傀儡行政政府，企图一劳永逸彻底宣判谈判过程死亡。萨卡什维利统治了一年又一年，丝毫没有灵活从事，反而却在和不断挑衅，其中包括在冲突区制造事端，袭击俄罗斯维和人员，并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民选领导人采取藐视态度。

由于第比利斯的行动，1990 年代初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冲突再次爆发。此后，俄罗斯竭尽全力，在承认格鲁吉亚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协助解决这些问题。尽管格鲁吉亚独立的做法侵犯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人民的自决权，俄罗斯还是采取了这一立场。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关解决加盟共和国脱盟问题程序的法律，如果一加盟共和国脱离联盟，加盟共和国境内的自治实体有权独立解决是否继续留在联盟内及其法律地位问题。格鲁吉亚不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行使这项权利。

尽管如此，俄罗斯政策依然始终不变，同时真诚地履行俄方维持和平和调解的职能。俄罗斯曾试图协助达成和平协议，并且面对挑衅保持了克制和耐心。即使在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后，我们也没有改变立场。

2008 年 8 月 8 日晚，萨卡什维利对南奥塞梯发动侵略进攻，造成大量伤亡，其中包括维和人员和其他俄罗斯公民伤亡，而且准备对阿布哈兹采取类似行动，他公然粗暴地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希望成为他的国家的一部分的人民动用军事武力，亲手断送了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 。萨卡什维利迫使这些人毫无选择，只能寻求自身安全，寻求行使其自决权，成为独立国家。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回顾有些国家在这几年所扮演的角色，它们纵容萨卡什维利的军国主义政权，违反欧安组织和欧洲联盟规定，向他提供进攻性武器，劝他不要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并向他灌输有恃无恐的思想，其中除其他外，包括采取独裁行动，镇压格鲁吉亚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我们知道，在某些特定阶段，国外老板曾试图阻止萨卡什维利采取非理性的军事冒险行动。但他显然已经完全失控。

令人震惊的是，在格鲁吉亚侵略问题上，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得出客观的结论。2008 年 8 月 12 日俄罗斯和法国两国总统的联合倡议一度曾经存在一线得到执行的希望，但当第比利斯实际上拒绝这项倡议，而且萨卡什维利先生的捍卫者们纷纷跟进之后，这种希望很快便消失。而且，现在美国和若干欧洲国家政

府向萨卡什维利先生许诺通过北约提供保护，并要求重新武装第比利斯政权，而且已经在向他提供运送新的武器。这等于鼓励新的冒险。

鉴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人民、这两个共和国议会和总统的呼吁，俄罗斯人民的意见，以及俄罗斯联邦议会两院的立场，俄罗斯联邦总统决定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国独立，并与它们缔结友谊、合作和互助条约。俄方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以及其他基本国际文件，包括 1970 年《关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作出这项决定的。必须强调，根据上述宣言，各国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剥夺人民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的暴力行动。各国的行动也必须遵守人民平等和自决的原则。各国政府还必须代表其领土上的全体人民。毫无疑问，萨卡什维利政权完全不符合国际社会确立的这些崇高标准。

俄罗斯对格鲁吉亚人民有着真诚友好的感情，相信格鲁吉亚迟早能够找到杰出的、能真正爱护该国、在平等基础上与高加索各国人民建立相互尊重和睦邻友好关系的领袖。俄罗斯将愿意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促进这一目标。

拉克鲁瓦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也要感谢秘书处两位代表所作的通报。

法国作为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并以本国名义，强烈谴责俄罗斯联邦决定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昨晚，法国总统已经向梅德韦杰夫总统和萨卡什维利总统转达这一立场。

正如安全理事会所知，法国深入参与寻求解决冲突办法的尝试。自从敌对行动开始以来，我国致力于达成一项共识声明，供安理会通过。我们还坚决努力展开艰难的调解，导致有关各方，首先是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但也包括两个分裂实体签署了六点计划。自从协议达成以来，法国作为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坚持不懈地努力，争取安理会能在六点计划以及各方间达成的澄清说明的基础上，奠定持久解决冲突的基础。

这些讨论并不容易。我们坚决、真诚地推动讨论。我们听取了安理会各成员的愿望，并尽最大努力争取达成一份能够成为共识的案文。我认为，在俄罗斯决定承认两个分裂实体独立之前，我们达成协议的努力正在取得重要的进展。当然，这一决定使得继续这一工作极为困难，我们对此深感痛惜。

格鲁吉亚在安理会是一个长期问题。不到六个月前——还有一年前、两年前和十年前——安理会都一致坚决重申致力于尊重格鲁吉亚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几天前表示，最近的事件“彻底破坏”了安理会有关格鲁吉亚的各项决议。这些言论令人感到关切并且显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不能遭到军事行动的质疑，更不能因此失去效力。

具体而言，得到安理会反复和一致重申的一个会员国的领土完整，绝不能因一个邻国的武装干预而遭到质疑，这个邻国随后在此基础上，在缺少政治进程，包括严肃的国际保证的情况下，在一个与其领土毗邻的地区对边界进行调整。

我们还必须考虑俄罗斯这一决定的含义和真正的潜在目标。欧洲联盟各国元首将在星期一举行会议，就俄罗斯的决定对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的影响作出初步结论。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由梅德韦杰夫总统、萨卡什维利总统以及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领导人签署的 8 月 12 日六点停火协议应当得到充分执行。尚未撤到敌对行动前界线的部队必须立即行动，我特别指的是违反 1994 年《莫斯科协议》位于限制武器线以外的所有部队。取代俄罗斯在南奥塞梯一带巡逻部队的国际机制必须得到迅速部署。六点协议中设想的关于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省安全和稳定安排的国际讨论必须尽快开始。最后，或许最迫切的关切是，人道主义准入必须完全不受阻碍。这意味着所有人都不受阻碍，并且毫不拖延：有能力提供援助的所有组织不受阻碍地向所有受害者提供援助。

冲突的长期解决办法需要对话和开启国际讨论。在此之前，必须增加对实地局势的国际监测。特别重要的是，应允许难民不受阻碍并在国际监督下回返。在这一动荡时刻，同样重要的是弱势群体应当得到保护，我所指的特别是分离主义实体中的格鲁吉亚人聚居区。必须非常认真地对此进行监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有关这些地区的暴力和破坏在持续的报告特别令人不安。

因此，我国认为应毫不拖延地派遣一个公正中立的联合国特派团调查格鲁吉亚，包括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人道主义和人权状况。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努力探讨研究联合国可以发挥的作用，包括通过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可发挥的作用。我们也重申欧洲联盟准备在实地作出积极的贡献，同时我们欢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也愿意这样做。

泰尔齐·迪圣阿加塔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欢迎格鲁吉亚常驻代表阿拉萨尼亚先生来到安全理事会。也请允许我感谢秘书处成员就格鲁吉亚最新事态发展所作的情况通报。

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的决定使这一令人不安的危机变得更为复杂。俄罗斯政府的决定在国际法中没有依据，在这方面意大利已明确表明立场。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是不容置疑的原则，联合国的多项决议都强调了这一点。

现阶段，当前的目标是实现和平解决危机和完全执行欧洲联盟（欧盟）主席国法国与各方商定的“六点”纲领。优先事项是执行国际监测系统，这是纲领的一项基本内容。安理会应当继续努力达成一项包括六点原则和必要适当澄清的协商一致决议：俄罗斯确实承认六点原则的充分有效性。与此同时，应当继续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框架内开展谈判，以最终确定增加部署观察员和界定其职责所需的新的部长级决定。我国加入了欧安组织派出监察团的努力，我们打算向这个监察团派遣人员。

我们应当寻求在所有有关国际论坛上解决这一危机。欧洲联盟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欧洲联盟最近的宣言强调了这一点，我国完全赞成这些宣言。我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支持欧盟主席法国作出的努力，这些努力导致六点原则获得批准。我们期望欧洲理事会在下周一的会议上表示坚定的立场，在最高政治级别上重申完全执行已经商定事宜的必要性，并重申欧盟愿意帮助执行这项协议，特别是在国际监测系统方面。

意大利外长将在几天后，在欧洲理事会会议结束后立即前往第比利斯和莫斯科。在格鲁吉亚面临的这个艰难关头，我国对该国表示同情，并打算为改善困难的人道主义状况的国际努力作出积极贡献。除派出人道主义援助飞机外，我们已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拨款。我们要响应我们的法国同事刚才谈到的意见，并提请特别关注确保所有人道主义组织和在该地区开展活动的实体自由准入的必要性。

我们赞赏秘书长所作的努力。联合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来支持受冲突影响的人们。

防止当前危机危及全球稳定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在当前这个时候，需要各国之间尽可能大的团结，以便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打击恐怖主义和核扩散，以及重大区域危机，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危机。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南非密切关注格鲁吉亚过去几个月来的事态发展，特别是由于这些事态发展对整个高加索地区稳定的影响、对格鲁吉亚与其邻国，尤其是与俄罗斯联邦双边关系的影响。我国代表团多次强调，必须在《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与谈判解决冲突和争端。这一做法是重要的，可确保持久、可持续的解决办法。诉诸武力会减少实现持久解决的机会，而增加受影响者的苦难。

安全理事会一直未能同意支持法国总统萨科齐与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谈判达成并由格鲁吉亚、南奥塞梯以及阿布哈兹签署的停火协议，对此我们确实感到失望。我们认为，提出的协议是进行进一

步协商的良好基础。在各方签署并接受之后，该协议未获批准的情况增加了寻求持久解决的所有努力的复杂性。

我们也赞同安理会以任何形式同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接触，以便冲突各方都能够同安理会接触，使安理会能够据此作出决定，我国代表团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并将积极参加安全理事会这方面的工作，对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我们随时准备同有关各方一道努力，以实现持久的政治解决。

苏埃斯库姆先生（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秘书处今天的通报和格鲁吉亚常驻代表的发言。

巴拿马在其整个历史上支持寻求自决的人民，但这不应被理解为支持旨在破坏或损害各国领土完整的任何行动。我们坚信，国际和平与安全，包括联合国的信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项基本原则的尊重。

出于这些考虑，巴拿马借此机会重申对格鲁吉亚领土完整的支持。我们呼吁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各方作出最大努力，进行一切必要的谈判，以确保尊重这项原则。

约翰·索沃斯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根据格鲁吉亚常驻代表完全可以理解的请求召开本次会议。我们感谢秘书处的通报。

格鲁吉亚过去三周的事件对安理会——也对更广大的联合国——提出了根本的问题，本次会议是安理会成员发表意见的一次重要机会。

自从 8 月 7 日格鲁吉亚战斗爆发以来，联合王国采取的做法以两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第一，充分尊重格鲁吉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充分支持结束暴力的努力，并为各方可以接受的和平与持久解决冲突的方案奠定基础。我们支持法国领导的确保立即停止战斗的努力，这些努力产生了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签署的六点协议，并且萨科齐总统发表了商定的澄清。我们支持该协议，并且我们继续支持为确保充分执行该协议所作的努力，包括俄罗斯部队完全撤回 8 月 7 日以前的阵地。

为此目的，我们和其他各方密切参加了纽约这里关于一项安全理事会决议草案的讨论，该草案将获得安理会的广泛支持，并将列入六点计划的所有内容，并为持久解决冲突的进展奠定基础。

本周初，正如我的法国同事所指出，我们参与草案谈判的人对达成协议的前景感到审慎的乐观。但是，俄罗斯星期二决定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破坏了这些谈判。俄罗斯的行动实际上排除了安理会一致同意对格鲁吉亚局势作出全面反应的可能性。

让我把话说清楚。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和俄罗斯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是想要通过使用武力单方面改写一个邻国的边界。我们认为，这是完全不可接受和没有道理的。它直接违反了联合国的创始原则，违背了安理会通过的无数决议。它也粗暴违反了梅德韦杰夫总统签署的协议的第六点。当人们认识到俄罗斯行动的巨大影响之后，不仅俄罗斯在八国集团的伙伴、七国集团的外长对俄罗斯的行动表示谴责，而且国际社会的许多方面也表示谴责。

俄罗斯的决定产生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和政治影响。我们听到根据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的必要性为俄罗斯行动提出的辩解。但是，我们近几周看到格鲁吉亚族被迫逃离他们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家。俄罗斯星期二决定将鼓励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执意诉诸暴力和恐吓的人，已经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他们加快了行动。

我们呼吁俄罗斯做三件事：第一，遵守国际法，以此作为解决这场危机的基础；第二，现在采取行动确保阿布哈兹的南奥塞梯的充分和自由的人道主义准入，并防止针对格鲁吉亚的暴力和恐吓——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格鲁吉亚族接受俄罗斯公民身份，作为留在南奥塞梯的代价；第三，紧急和全面履行它根据六点协议所作的承诺，包括把部队撤回 8 月 7 日以前的

阵地。在协议签署的两个多星期之后，俄罗斯部队继续占领远远超出冲突地区的格鲁吉亚土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期待俄罗斯为部署六点计划第五点预先规定的国际观察员提供便利，以加快俄罗斯的撤军。

对平民使用武力、暴力和恐吓以及事实上的吞并，不能成为和平与持久解决这场冲突或任何其他冲突的基础。只能根据六点计划第六点的设想，通过各方参加的国际谈判，商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未来的安排。联合国已经表示愿意在同其他国际行动者的合作下，帮助推动这项倡议。我们鼓励秘书长作为紧急事项，开始为此进行协商。

乌尔维纳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感谢秘书处的通报和格鲁吉亚常驻代表的发言。

今天下午安理会正在讨论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我国迄今认为这是以武力肢解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我国认为这种局面是不可接受的。

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人民的独立愿望在国际上是众所周知的。尽管两个实体在几个月前单方面宣布独立，但这些愿望和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领土上掌权的事实当局在 8 月 26 日之前未被承认为独立的政治实体。正是由于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对格鲁吉亚领土的入侵及其压倒性和毫不令人奇怪的军事胜利，一个国家首先承认了这些领土的独立。该国正是军事入侵格鲁吉亚领土的那个国家。

安理会成员不会忘记，由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签署给安理会主席并于 8 月 11 日在这个会议厅散发的照会（S/2008/545），其中申明俄罗斯联邦军事介入格鲁吉亚的目的是：

> “保卫俄罗斯维持和平特遣队和俄罗斯联邦公民不受格鲁吉亚方非法行动的伤害，并防止”——我再说一遍，防止“未来针对他们的武装袭击”。

因此，由于含有预防性目标和导致完全削弱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我们现在看到，通过对长期被忽视的独立给予承认，该国领土被肢解了。外交承认不止于此。宣布签署互助合作条约，是俄罗斯正在通过其巨大军事实力寻求确保它所造成的肢解的依据。我们不能——而且国际社会不应该——奖励这些行动，因为它们违反国际法的方方面面。

哥斯达黎加继续支持由萨科齐先生和梅德韦杰夫先生拟订的六点计划，并同样坚定地支持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国际社会现在有一项艰巨的责任：找到解决这一非同寻常局势的办法，一种不能是“强权即公理”的解决办法。该局势尤其严重的是因为它涉及一个拥有《宪章》所赋一切权力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我国仍然随时准备与安理会成员一道努力，以便找到的持久解决这一冲突办法——这一解决办法必须包括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人民的权利，以及国际法的完整性和《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各项和平共处原则得到充分遵守。

尤里察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秘书处政治事务部与维持和平行动部代表的通报，并欢迎格鲁吉亚常驻代表列席会议。

请允许我首先对俄罗斯联邦决定正式承认格鲁吉亚两个地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表示遗憾。正如它过去在许多场合讨论这一问题时所做的那样，克罗地亚重申支持拥有其国际公认边界的格鲁吉亚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认为，对承认格鲁吉亚这两个地区的不幸决定，不符合确认上述这些原则的《联合国宪章》、《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或以往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而对这些决议，俄罗斯联邦以往都曾给予支持。

我们还感到关切的是，这一决定能够有效地瓦解在可能解决格鲁吉亚局势方面迄今所取得的一切进展。鉴于这些新的情况，不言而喻，这方面的进一步进展将极难实现。然而，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努力，以期达成该危机合理、和平的政治解决办法。我们认为，最佳选择将如俄罗斯总统和法国总统拟订的六项原则协议中规定的那样，恢复谈判。造成既成事实的手段无法令人接受，因为它没有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留下余地。

我国政府强烈支持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解决目前危机作出的努力。克罗地亚重申支持六项原则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必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以及军队必须回到敌对行动爆发以前的所在位置。尽管俄罗斯联邦上星期五从格鲁吉亚撤出多数部队，但它仍在这两个地区和在这两个地区边界周围设立的缓冲区内停留。

最后，克罗地亚对当地的人道主义状况和人数众多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极感关切。我国政府与相关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政府一道，将继续向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我们认为，应该让所有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重返家园，并在安全和有保障的环境中继续生活。

纳塔莱加瓦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秘书处代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

过去数星期以来，印度尼西亚一直怀着高度不安的心情密切关注格鲁吉亚境内出现的局势，特别是最近几天来的事态发展——即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位相关的事态发展。这一事态发展显然标志着问题演变的新阶段。这项发展几乎不可能增强在安全理事会达成共识的前景。它是令我们感到非常忧虑的一种发展。

从这场危机一开始，由于无辜平民因此遭殃，我们始终主张将外交、对话和谈判作为实现全面和持久解决的唯一手段。我们一直反对采用战争的论调，也反对暴力和更多暴力的恶性循环。相反，我们一直主张采用外交手段，运用理性和论证的力量，而不诉诸武力。

因此，由于我们重视对话和谈判，我们自然对加强在各国首都、通过最高级别使节进行的旨在结束敌对行动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因此，我们欢迎各方作出的旨在停止战斗的六项原则的承诺。我们还一直不断地呼吁安全理事会早日核可这些承诺，将其作为巩固争取和平势头的手段。

我不想偏离主题。然而，作为安全理事会一个选任的理事国，再次目睹安理会不能履行《宪章》赋予它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确实深感失望。

安理会在许多问题上乐于表明立场，然而，尽管就直接损害规范各国之间关系的最根本原则——即尊重各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一个问题召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安理会却一起不作声，不能达成共识。我国代表团要再次强调，安理会——包括其常任理事国——必须共同表明，呼吁有关各方进行和平对话与谈判，结束这场危机。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补充最后几点想法。印度尼西亚对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是因为它坚信外交和对话为持久解决办法提供了最佳机会。印度尼西亚对《联合国宪章》所载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原则的承诺，同样坚定，始终如一。这些原则曾指导印度尼西亚处理安全理事会面临的其他问题，其中包括最近出现的有关另一个联合国主权会员国的问题。原则应用必须始终如一。因此，在现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当然同样也要遵守这些原则。

沃尔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也欢迎格鲁吉亚常驻代表出席安理会会议，并对秘书处所作的通报表示我们的赞赏。

今天，安理会自 8 月 7 日格鲁吉亚敌对行动爆发以来举行第六次紧急会议。这次，导致我们开会的直接原因，是俄罗斯决定承认格鲁吉亚实体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为独立国家。美国坚决谴责这一决定。

这些会议前后，某些事实并没有发生变化：第一，俄罗斯军事入侵格鲁吉亚；第二，俄罗斯违反萨尔科总统以欧洲联盟的名义谈判达成的停火协议，继续占领格鲁吉亚部分地区；第三，俄罗斯无视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些事实顽固存在的目的：这是俄罗斯企图非法改变其邻国边界的前奏。

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为独立国家，这不符合《联合国宪章》，有违安全理事会多项决议。不到 5 个月前，即今年 4 月 15 日，安理会通过第 1808

（2008）号决议，其中执行部分第 1 段与先前许多决议一样，明文指出：

> “[安全理事会]重申所有会员国承诺维护格鲁吉亚在国际公认疆界内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这句话简单明了，不可能被误解，而且得到安全理事会成员国一致支持，但现在却遭到被俄罗斯联邦一国违反。

俄罗斯决定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违反其本国的承诺和义务，可能预示安理会一常任理事国可能进一步无视本机构及其保证。这应该引起安理会成员，以及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的关切和指责。《宪章》要求所有会员国在国际关系中避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以其他任何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的方式，危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如果在自我界定的维和幌子下肆无忌惮地用武力肢解格鲁吉亚的企图得不到谴责，那么国际秩序的根基，将面临危险，而我们成立联合国正是为了捍卫这一秩序。

俄罗斯的行为方式以及它的所做所作为都应该引起各国的同等关切。俄罗斯没有要求安理会或其他国际机构审议俄罗斯所认定的有关阿布哈兹或者南奥塞梯的事实。俄罗斯没有通过可利用的正当国际机构来处理俄罗斯自 8 月 7 日以来提出的问题。而且，俄罗斯没有必要为实现俄罗斯最初提出的占据格鲁吉亚领土的理由（即保护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地区境内的俄罗斯维和人员和平民）而承认格鲁吉亚的两个地区——俄罗斯的压倒性军事力量使其得以作出这项决定。相反，俄罗斯设想让这两个分裂实体独立是一项政治行为，是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之后，第一次对苏联解体后的边界提出挑战。

让我们看看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局势。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不相连。也没有人与第比利斯发生敌对行动。那里也没有人道危机需要解决。俄罗斯及其阿布哈兹盟友通知联合国观察员撤离，然后跨越阿布哈兹，占据了阿布哈兹行政边界以外的地区，俄罗斯军队至今还留在那里。俄罗斯接受的停火计划不允许在阿布哈兹境内增加俄罗斯部队，或在那里建立任何安全区，更遑论阿布哈兹独立。

我要强调指出另外一点。阿布哈兹地区驻有联合国人员，即安全理事会授权成立的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俄罗斯在经过阿布哈兹入侵的过程中，侵入了一个由安全理事会部署在那里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巡逻的安全区。因此，在阿布哈兹，俄罗斯不仅破坏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而且也损害了安理会的尊严。安理会应该要求俄罗斯为立即在阿布哈兹地区重新部署所有联格观察团人员提供便利。

关于南奥塞梯，俄罗斯一再申辩，俄罗斯入侵是必要的，以制止俄罗斯马上称之为种族灭绝的行为，据称种族灭绝已经造成 2 000 多奥塞梯族人死亡。这是一项严重的指控，必须认真调查。我们也听到有关侵犯南奥塞梯格鲁吉亚族居民人权的报告。这也是严重的指控，也必须调查。我们敦促俄罗斯提供便利，让联合国对在格鲁吉亚领土上，包括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发生的所有侵犯人权的指控，展开公正的调查，以正视听。

安理会也必须公正、准确地查明这次冲突造成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不仅在南奥塞梯冲突区，也包括阿布哈兹。现在格鲁吉亚族人是否获许返回他们自己的家园？若不，理由何在？所谓的科科伊季总统骄傲地宣称，将不允许格鲁吉亚族人返回他们在南奥塞梯境内的家园，我们是否应该相信？文明社会是否允许这种态度的存在？确保格鲁吉亚所有国内流离失所者，不分族裔，都有机会返回他们因战火而逃离的家园，这难道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一项重要义务？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项重要义务？

俄罗斯有必要按照自己的承诺与停火计划，完全撤离格鲁吉亚；我们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加强该计划要求建立的国际机制。在南奥塞梯部署更多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观察员是一个开端，但必须允许更多的国际观察员对安全区进行巡逻，以确保各方遵守协议，包括尊重格鲁吉亚领土完整的协

议。这关系到俄罗斯的信誉和俄罗斯与其近邻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以比利时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首先感谢秘书处两位代表所作的通报。

我想谈四点。第一，法国代表在安理会上发言时所提到的 8 月 26 日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以及同日比利时外务大臣代表比利时政府所作的发言，立场都很明确。比利时同欧洲联盟其他伙伴一起，毫无保留地谴责俄罗斯联邦单方面决定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在我们看来，这种行为没有任何法律框架作为依据。它侵害了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违背了所有指导国际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它违反了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今年 4 月刚刚一致通过的第 1808（2008）号决议。最后，它也违背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

正如秘书长在其 8 月 26 日声明中所表示的那样，比利时也担心俄罗斯的决定可能会对该区域的安全与稳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利时重申无条件地支持格鲁吉亚在其国际公认疆界内的领土完整，并呼吁俄罗斯联邦撤销其决定。

第二，比利时继续主张全面实施六点和平计划，同时尊重法国总统萨科齐与 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之间换函中所做的进一步澄清说明。俄罗斯军队继续驻扎在六点协议及其澄清说明中所确定界限以外的格鲁吉亚领土上，包括波季港，是对六点协议的违反。

第三，我国代表团也遗憾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至今仍未能对格鲁吉亚冲突采取统一的立场，尽管法国代表团和其他一些方面作了种种努力。我国代表团要对它们表示深切感谢。很显然，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和欧洲联盟，在稳定该地区局势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为此，安全理事会应该为实施六点协议中体现的国际机制订立框架。俄罗斯作出的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决定不可能有助于找到必要的共识。

最后，比利时严重关切那里的人道主义局势。我们注意到，有报告显示，冲突区内发生了严重的暴力，传统上格鲁吉亚人占多数的重要村庄遭到了破坏。应在适当时候派出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对这种情况进行调查。在这方面，我们要再次强调，必须使人道主义援助不受阻碍地提供给所有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并立即创造条件，使那些逃亡在外的难民能够返回家园。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愿意让格鲁吉亚常驻代表先说，因为是他先发言的，但我知道，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想发言，他不打算发言。因此，我现在就利用主席给我的机会说几句。

如果今天有外星人第一次来到这个会议厅，我相信在听了我们的谈论后，他们心中会充满自豪感，他们会为安全理事会成员感到自豪，因为成员们是如此讲求原则，而且始终如一地捍卫国际法原则。

我必须说，我尤其欣赏美国常驻代表所说的话，他提醒安全理事会成员，各国在行动中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我现在想问美国代表，他是否已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抑或他还在那里寻找那些武器？我想问美国代表，华盛顿是不是对又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发出了威胁，叫嚣要发动侵略，甚至威胁说要对它使用武力，甚至将它从地球上消灭？

也有其他几个安理会成员提到，在领土完整原则方面必须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亲爱的同事们，当我们——我们所有人——讨论科索沃问题的时候，你们在哪里？2007 年 11 月，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了前南斯拉夫各国的领土完整。那么，几个月之后，当阿赫蒂萨里计划提交安理会的时候，你们为何不重申这项原则？决议得到尊重了吗？第 1244（1999）号决议得到尊重了吗？该决议显然没有说科索沃可以单方面宣布独立，因为科索沃境内的一切都是由联合国控制的，而且从第 1244（1999）号决议的角度来看，情况仍然如此。第 1244（1999）号决议也

没有规定联合国在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时候可以承认科索沃的独立。在这件事上，你们当时和现在都尊重了国际法吗？

哥斯达黎加常驻代表在这里谈到了使用武力的问题，他说俄罗斯联邦使用了武力。那么，对于意图把茨欣瓦利从地球上抹掉的行为，我们应该如何作出反应？各位同事都记得，在此一事态出现的几个星期前，我们曾敦促安理会草拟一项关于不使用武力的主席声明。当时为何不赞成和支持我们？在冲突爆发之初，我们就试图草拟一项有关停火的决定。当时为什么没有支持我们？

今天，普京总理在有线电视新闻网接受采访时谈到，8 月 8 日晚，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当时是格鲁吉亚 8 月 8 日早上，正值格鲁吉亚刚刚开始对南奥塞梯发起敌对行动的危急时刻——他向美国总统布什发出呼吁，要求美国总统协助制止流血冲突。对此，布什总统说道："没有人希望战争"。但到头来，萨卡什维利先生却不同意他的看法。萨卡什维利先生根本不同意美国总统布什的看法。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南奥塞梯应该去请求北约出兵干预吗？北约正穷于应付阿富汗和科索沃的事情，美国和北约军队也在穷于应付伊拉克的问题，无法要它们去帮助南奥塞梯。因此，他们要求俄罗斯帮忙，因为俄罗斯有责任关心高加索人民的安全和保障。

就使用武力而言，当然，使用武力不是好事。但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就要再次提醒安理会注意北约是如何在科索沃是动用其军队的。顺便说一下，格鲁吉亚已关闭其电台和电视频道，禁止播报除格鲁吉亚所提供消息以外的其他任何内容，而且正在继续进行反俄宣传。我们炸毁第比利斯的电视塔了吗？没有。但是北约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就出动飞机炸毁了贝尔格莱德的电视塔，因为他们不喜欢所播出的内容。他们既没有放过塞尔维亚记者也没有放过外国记者。这就是完完全全的武力行为。

顺便提一下，哥斯达黎加代表的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据我所知，他承认，哥斯达黎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与它在承认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我在这里长时间谈论这一点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从历史和法律来讲，在承认独立问题上，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要比科索沃有更充分的理由。首先，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亦即阿布哈兹人和南奥塞梯人，在历史上不论沉与浮，都一直与格鲁吉亚人共存于某种很大的实体内，无论是在俄罗斯帝国内还是在苏联内。

阿拉萨尼亚先生谈到了苏联制度，并将它称为殖民者。我不打算在这里谈定义问题，但格鲁吉亚当初加入俄罗斯帝国肯定是为了避免遭到其他近邻的毁灭。这是高加索人民、包括格鲁吉亚人民在某个阶段的历史命运。

至于说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的理由，我只是想提醒各位同事注意如下。我曾向我国代表团的法律事务顾问了解过情况，他们告诉我：在独立的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 1921 年 12 月成立并得到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委员会承认之后，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缔结了一项联盟协议，使两个平等的实体结成了联盟。这样，它们之间的国家与法律关系便在一项条约的基础上得以确立。

1931 年，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被变成一个自治共和国，并成为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我提请安理会注意，我们所讨论的是 1931 年的苏联，是约瑟夫·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时期。阿布哈兹与格鲁吉亚的结盟还有其它许多有意思的方面。最近《经济学人》刊载了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好文章，其中主要谈到这一事实：我国历史上另一位名人拉夫连季·贝利亚为了努力改变这个地区的族裔构成，在那时就开始把格鲁吉亚人从其它地区搬迁到阿布哈兹。这只是安理会要考虑的一个事实。

当格鲁吉亚在 1989 和 1990 年间开始寻求独立和脱离苏联的进程时，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许多法案被废止，其中包括那些把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合并成为一个国家的法案。1990 年 8 月，阿布哈

兹作出回应，通过了一份有关国家主权的声明。1991 年 3 月，遵照苏联的法律，作为一个自治苏维埃共和国，阿布哈兹根据苏联有关共和国脱离程序的法律参加了有关保留苏联问题的全民投票。阿布哈兹大多数人支持保留苏联和继续作为苏联的一个共和国。格鲁吉亚在 1991 年取得独立时，根据全民投票，宣布自己是 1921 年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的继承国。阿布哈兹没有参加这次全民投票，因为它不认为自己是格鲁吉亚的一部分。因此，当时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有两个国家，它们彼此不再联系在一起：格鲁吉亚宣布脱离苏联，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阿布哈兹仍是苏联的一部分。这些是有关阿布哈兹历史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我们的同事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法律方面感兴趣。

关于南奥塞梯，它在 1920 年代早期并入苏联是由于格鲁吉亚的暴力行径。南奥塞梯作为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地位是违背其人民意愿强加在它身上的。这一地位是由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项法案和法令单方面强加的。在有关脱离苏联的法律方面，南奥塞梯的情况与阿布哈兹基本相同。我谨提请安理会注意，格鲁吉亚在脱离苏联时，宣布自己是 1918 年至 1921 年期间存在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的继承国。同时，南奥塞梯在 1922 年被正式并入格鲁吉亚。在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的关系中也发生了许多类似事件。

我要回顾，科索沃历史上是塞尔维亚的核心，而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都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出于实际理由，西方政治家最近发明了“核心格鲁吉亚”这个词。可以理解的是，我们要让所有人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有格鲁吉亚，它是在南奥塞梯宣布独立后的目前边界内存在，然后存在阿布哈兹，它是有自己历史的国家，我刚才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简要法律分析，向安理会描述了其部分史实。

请允许我再补充几句。联合王国常驻代表谈到本来事情进展非常顺利，谈判也正在开展。然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单方面宣布独立而俄罗斯予以承认，从而破坏了正在进行的良好外交努力。首先我要重申，我们当然仍然尊重由萨科齐总统和梅德韦杰夫总统制定并宣布的六项原则。8 月 12 日在克里姆林宫宣读这些原则时，第六项原则的内容是：“就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未来地位和如何确保持久安全开始进行国际谈判。”梅德韦杰夫总统以完美的俄语宣读了这些原则，随后法国总统用完美的法语宣读了它们。之后你们离开了，也忘记了有关未来地位的条款。这就是你所说的外交进展！这显然是在美国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对大家都不是什么秘密。联合王国代表随后谈到在安全理事会开展的良好讨论。他一直以来提交的草案再次大力强调领土完整的原则，甚至比以前通过的那些决议谈得更多。但是，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人民看来，所发生的事件——格鲁吉亚的侵略——已经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局面。

沃尔夫大使问，为什么阿布哈兹在南奥塞梯遭到侵略时宣布独立。有文件表明，格鲁吉亚计划在南奥塞梯之后侵略阿布哈兹。当然，阿布哈兹人没有失去理智，他们不想坐以待毙，等到格鲁吉亚在打击完南奥塞梯之后再来对付他们，这是由于萨卡什维利先生已决定依靠军事冒险解决他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位方面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希望达成协议，也没有希望继续在法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最初宣布的六项原则框架内开展任何讨论。当然，在南奥塞梯遭受暴力之后，南奥塞梯人民和阿布哈兹人民表达的意愿使俄罗斯联邦不可能不考虑这种情况。这导致我们承认它们独立。

最后，我要重申，在我们继续坚持梅德韦杰夫-萨科齐六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愿意继续就安全理事会可能达成的协商一致决议开展建设性工作。不过，我们认为，俄罗斯有关六项原则的决议草案中已有一个十分恰当的基础。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事不愿意支持俄罗斯的决议草案。我们还不会把这项决议草案提交表决。我们不着急，我们愿意等待，直到我们的同事了解，最佳行动方式是通过支持梅德韦杰夫—萨科齐六项原则。

主席（以法语发言）：格鲁吉亚代表要求作补充发言。我请他发言。

阿拉萨尼亚先生（格鲁吉亚）（以英语发言）：我猜想，安全理事会大部分成员预期格鲁吉亚代表会情绪激动。不过，今天我们看到俄罗斯联邦代表在谈到事实、谈到法律分析和本次会议的结果时十分激动。我要指出，我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确实对首都为他提供的、用来与安理会大多数成员争辩的论据感到不自在。这些论据只不过是表明俄罗斯采取的行动是不合法的。我首先简要谈一谈历史，因为我的同事提及很多历史。

首先，所有历史和法律分析都是以苏联为背景作出的。我认为，明确的一点是，格鲁吉亚 90%的人民参加了有关独立的全民投票，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 61%的人民也投票支持格鲁吉亚脱离苏联独立。我的理解是，俄罗斯的一些领导层难以相信苏联已经死亡。对此你无能为力。你无法通过承认格鲁吉亚国的一部分而让苏联起死回生，尽管你十分希望这样。

但是，无论如何，关于丘尔金先生在这里提到的 1921 年的历史，这恰恰是俄罗斯联邦歪曲历史事实的又一个例子，因为格鲁吉亚在 1918 年宣布独立——包括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其他领土——并且俄罗斯本身承认它的独立。但是，不到 9 个月之后，他们占领了它并野蛮地放逐了民选政府。正如我在以前的发言中提到，我认为这真正反映了目前格鲁吉亚正在发生的情况，以及俄罗斯联邦对格鲁吉亚这场军事行动的真正意图。

至于承认国际法原则和领土完整原则，我清楚地记得，就在几个月前，在梅德韦杰夫先生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之后，他向外交使团谈起外交政策问题。他特别提到，俄罗斯联邦将继续支持这项原则，并且这应当作为其外交政策基础的最普遍原则。我不理解为什么在俄罗斯总统发言的数月之后会发生 180 度的大转弯。

因此，这显然是事先计划的。我认为，我们不应当从 8 月的事件开始对局势作出判断。请记住：一年前，我们在安全理事会提醒并警告各位成员注意俄罗斯联邦对非常接近南奥塞梯冲突地区的齐泰利巴尼的轰炸。安理会成员将会记得，俄罗斯特种部队军官领导的反叛分子被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部队拘留和打败。你们将记得，仅在几个月前我们如何权威性地提出上阿布哈兹受到立即威胁的警告，而且俄罗斯联邦正在建造的基础设施恰恰是为了便利他们的军事进攻行动，也就是建造铁路基础设施，正如我们所说，铁路被不幸用来占领我国、袭击上阿布哈兹，并对上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族进行族裔清洗。

我现在想要说的是，我不想进一步加入这里的口水战。我要请各位支持安全理事会成员在这里提出的倡议：首先，尽力和尽早派人道主义调查小组到现场。我们想要这样做，格鲁吉亚完全致力于在实地同联合国的——如果作出这项决定——这个调查团进行合作并提供帮助，查明我们看到的是何种人道主义灾难。我们要使安全理事会获得非常精确、不偏袒的观察情况和报告。这是第一点。

另一点是：多数安理会成员显然谴责俄罗斯的单方面行动。我认为，合理的做法是再次重申成员国对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承诺，这些决议具体指出对格鲁吉亚在其国际承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的充分支持。

当然，我必须指出，我们不能仅仅强调南奥塞梯冲突以及目前那里的人道主义灾难，而忘记阿布哈兹局势，正如几个安全理事会成员在这里指出：对上阿布哈兹的进攻是非法的，我们需要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尽快派代表到那里去。我知道，俄罗斯维持和平人员和阿布哈兹民兵反对这样做，但是我们必须鼓起勇气并愿意说服他们，我们需要尽早对上阿布哈兹进行充分的观察，以便开始让那里遭到族裔清洗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

这些是在各位同事表达其关切之后我想要说的要点。我要感谢他们各位的评论，并且我们指望他们继续提供支持。

主席（以法语发言）：哥斯达黎加代表再次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乌尔维纳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再次提到我刚才发言的最后几句话。我说，哥斯达黎加仍然准备同安理会其他成员一道努力——这包括丘尔金大使——寻找冲突的持久解决方法，其中应包括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人民的权利，以及特别是国际法的完整性，并且充分遵守《联合国宪章》所载的文明共处原则。

我感谢俄罗斯联邦代表提醒我该地区的历史。这恰恰是我国总统关切的问题，他急于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平衡的立场，他在电话上同我谈了一小时，试图澄清局势。

我确信，一些人想要分析哥斯达黎加对科索沃的立场，并把它同关于格鲁吉亚局势的立场作对照。但是，两种局势的相似之处由于这次使用武力助长分裂主义的愿望而不复存在。这就是两个局势的相似之处消失的地方。哥斯达黎加承认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一个合法的决定。作为一个尊重国际法的国家，我们采取了我们认为是合法的立场。

但是，也作为一个尊重国际法的国家，我们接受并支持塞尔维亚所走的路，寻求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会议厅中的塞尔维亚代表应当知道，哥斯达黎加支持——并将在大会中支持——塞尔维亚寻求法院咨询意见的愿望。然后，如果我们需要调整立场，我们将会这样做。我们的行动将遵守法律。我们认为，这是国家之间的文明和彼此尊重的共处原则：法治而不是武力。

因此，试图混淆或实际上把截然不同的局势和行动等同起来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在一个情况下存在着不同意见、相互矛盾的解释和已经制定并正在执行的和平解决方法。在目前情况下，我谨回顾，在一些国际局势中，有人企图提倡强权即公理的原则。这继续是我国完全不能接受的。

主席（以法语发言）：联合王国代表再次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约翰·索沃斯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很抱歉我再次发言，但我将做非常简短的发言。我今天下午听到的发言没有导致我改变我刚才的发言，但是，我只是想要对我们尊敬的同事丘尔金大使试图在俄罗斯在格鲁吉亚的行动同 1999 年北约在科索沃的干预行动之间划等号，作出回应。恐怕丘尔金大使的指称根本经不起检验。

1999 年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是一次多国行动；其目的是避免一场即将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实现安全理事会决议中规定的目标；并且它只是在采用了所有其他和平渠道之后进行的，包括其结果受到塞尔维亚阻挠的关于科索沃未来的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并且是在塞尔维亚部队犯下进一步的暴行之后。随后是九年的联合国管理和进一步全面外交努力，然后在广泛的国际支持下，在第 1244（1999）号决议要求作出最终地位进程之后，科索沃才迈向独立。只是由于俄罗斯联邦的立场，安理会才未能核可联合国特使根据该决议拟定的计划。

相比之下，俄罗斯不顾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只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就从军事干预迈向单方面重划格鲁吉亚的边界，而没有进行任何政治进程。8 月 7 日之后俄罗斯军队在格鲁吉亚的行动以及成千上万格鲁吉亚的难民都证明那是一次人道主义干预纯属谎言。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沃尔夫先生（美国）（以英语发言）：我本来没有打算发言。我不是心理学家，不知道是什么引起了我们从丘尔金大使那里听到的自由联想。

已有安理会 8 个成员国承认了科索沃。这 8 个成员国都认为承认科索沃是件正确的事。就我们所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压力下作出承认的。

有关伊拉克问题的决议很多，我们大家对这些决议也都非常熟悉，多年来，也有许多违反这些决议的事情。对伊拉克战争，大家意见分歧，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原以为已经超越了这些分歧。显然，大家似

乎仍然感到一些挫折，但这里不存在任何领土的野心，也没有肢解伊拉克的打算。

至于阿富汗，我们在那里的联盟设法巩固民主——同样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和帮助民选的政府。

我们以前听到过似是而非的对比，但这些对比不能转移或打消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这些事实仍然非常清楚。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事实坚如磐石。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它占领着格鲁吉亚，并在这一占领下，正在肢解格鲁吉亚，完全无视该国的领土完整。无论作出何种努力将这一局势与完全不相关和完全不相似的局势相比，都不能为这种做法开脱。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发言。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以俄语发言）：沃尔夫大使说，他不是心理学家，这很好。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他这样说，是因为尊敬的格鲁吉亚常驻代表阿拉萨尼亚大使认为，他是一位心理学家，参加过足够多的安全理事会会议，因此认为，他能透彻评估安理会成员的行为。不过，我把这一点留给他自己的良知吧。

关于提到对某种东西感到舒服一事，我要指出，我在陈述俄罗斯联邦在这一困难局势中的立场之时，感到完全舒服。但当我听到同事如何歪曲事实和原则以及有些同事不断采取双重标准来解释各种局势之时，我感到极大的不舒服。我不打算在这里谈论细节。我想你们都明白我在谈什么。

最后，关于感觉舒服的问题，如果尊敬的格鲁吉亚常驻代表阿拉萨尼亚大使对该国领导发动血腥军事冒险使该国全体人民陷入如此困境而感到舒服的话，那么什么东西会使他感到不舒服呢？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此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5时05分散会。